

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鳥獸下

顏延年赭白馬賦一首

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一首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一首

鳥獸

赭白馬賦

并序 善曰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駸彤赤也即赭白也

顏延年

向曰沈約宋書云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少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後為秘書

監宋文帝為中郎將受武帝赭白馬之錫及文帝受禪其馬乃死帝命羣臣賦之而延之同有此作善

曰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

軍參軍後為

祕書監卒官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

翰曰驥良馬不稱力而稱德馬之大者名之為龍善曰論語曰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周禮曰凡馬八

尺已上為龍豈不以國上威容軍駝

伏趨

去迅而已濟曰駝馬名趨壯

尚威儀容止軍之所重壯疾而已

善曰傳玄乘輿馬賦曰用之軍國則文武之功顯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庚中丞昭君辭曰聯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澳

朔障裂寒笳冰原嘶代駝以韻言之蓋馬名也顏庾同時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騶毛萇曰騶壯貌趨與騶同

實有騰光吐

圖疇德瑞聖之符焉

良曰堯時河洛出榮光神馬銜赤文甲圖臨堯祭壇而吐之疇昔也言昔帝之德有此瑞聖之

符焉善曰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巳禮備至子日櫻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櫻側也黃伯仁龍馬賦

曰或有奇貌絕足蓋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銑曰語謂人之語

故人之所語崇美其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職四隩入貢銑曰語謂人之語

聖靈代代崇其至德武皇正諱裕字德輿彭城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也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

方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四隩四方之隱處也漢書曰古者諸侯以時入貢秘寶盈於

王府文駟列乎華廡禮曰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尚書曰王府則有

周書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自左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駟贖華元漢舊儀有承華廡乃有乘輿赭白特臬逸

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阜濟曰乘輿天子也逸駿簡當錫

賜焉善曰潘安仁夏侯湛詩曰妙簡邦良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服御順

志馳驟合度良曰服御乘駕也言乘駕順心志也合度合節度也善

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龍襲養兼年因恩隱周渥銑曰齒

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龍襲養兼年因恩隱周渥歷年也

襲受隱私也言年雖衰老而藝能不差忒受養兼於暮年是帝之恩私周厚也
善曰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爾雅曰歷數也毛詩曰其儀不忒賈逵國語注曰

襲受周書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國歲老氣殫斃于內棧向曰殫
語注曰隱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

也棧以板禦濕而承馬足也善曰說文曰殫盡也棧櫪也呂氏春秋曰取之
內阜而著之外阜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編之以阜棧司馬彪曰棧若柅牀施

之濕少盡其力有側上仁翰曰少壯盡力惻怛天子之仁心善曰韓
地也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

御者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歎曰少盡
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長楊賦曰自上仁所不化乃詔陪

待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獻賦濟曰命陪侍之臣述天子
之意末臣延之自謙也同

獻謂同諸侍臣善曰崔瑗胡
公碑曰惟我末臣頑蔽無聞其辭曰

維宋十有四載善本作二盛烈光乎重葉良曰烈葉也武帝
文帝相承故曰重

葉言盛德之葉光明於此善曰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
義隆武帝第三子也烈葉也自武至文故曰重葉毛萇詩傳曰葉世也武

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銑曰言宋帝武義文教被於遠方
粵於迄盡也武事肅然陳列文化

盡已優洽

善曰羽獵賦曰武義動於南

郊尚書曰偃武脩文孔安國曰脩文教也

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

既

善本作

接向曰泰階三台星也上下皆平謂太平軌迹也言太平可升興

王之迹可接於古也善曰泰階已見上國語曰興王賞諫臣

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

翰曰訪古先帝王為國之美者於書史之中考興王之則於往

昔圖牒之上良馬之瑞者以比今也方常載則也牒亦書史之流

善曰兩都

賦序曰國家之遺美西京賦曰學乎舊史氏方載四方之事漢書柱下方書音

義曰四方之文書說文禮牒也

昔帝軒陟位飛黃服皂

良曰黃帝登位有神馬見也飛黃神馬也皂纁也言

服養於廐櫪之中

善曰春秋命曆序曰軒受圖雒授曆尚書曰汝陟帝位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皂高誘曰飛黃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

千歲也后唐膺錄赤文候日

濟曰龍馬銜赤文綠字圖候日昊以應堯也善曰后唐謂堯也膺錄已見東京賦

赤文候日即至于

漢道亨而天驥呈才

濟曰亨通也言漢德通遠方

日稷也已見上注

天馬見

善曰杜預左氏傳

汪曰亨通也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

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水旁見羣野馬中

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訖習父

之代土人特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作天馬歌

德懋而澤馬效質

統曰懋盛也魏有澤馬見善曰說文曰赫盛也魏志曰文帝黃初中於上黨得澤馬魏都賦曰澤

馬于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

郊歌乎司律

向曰伊惟也漢並有故言間出以光榮瑞應圖也漢得天馬作歌云天馬來龍之媒此皆入於律呂登於郊廟善曰公

孫弘贊曰異人間出瑞典吐圖也作天馬歌歌之以郊祀合于司律也

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

威神謂天子也得神馬可以扶衛天子警蹕出入清道也善曰魯靈光

殿賦曰又似帝室之威神漢儀曰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蹕出則傳

蹕止行人

是用

善本無是用字

精曜叶從靈物咸秩

濟曰精曜天駟星也謂星叶從而為神馬

靈物謂天馬也言皆有次序

善曰協合也論語撰考識曰下學上達

既且明

知我者其天平通精曜也尚書曰龜筮協從又曰咸秩無文秩序也

命之初基聲九區而率順

良曰暨至聲盡也九區九州也至明命之初盡九州皆率而順從善曰爾雅

曰暨及也明命謂高祖也九區九服也尚書伊尹曰先王

有肆險以直稟

顧諟天之明命劉駒餘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

朔或踰遠而納賁

銑曰肆弁也言九區之人皆弁險踰遠稟正朔納賁貨也

善曰肆險入慕化也長楊賦曰故平不

肆險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孟子曰有遠行者必聞王會之阜昌知函令

以贊蒼頡篇曰賁財貨也說文曰賁會禮也

夏之充物音仍翰曰王會謂會諸侯四夷也阜大昌盛也函夏中夏也

阜盛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漢書郊

祀歌曰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服虔曰函諸夏也漢書

音義蘇林曰充物喻多也如淳曰物滿也

揔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向曰六服謂

衛也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駿良馬言掩揔諸國而收得之善曰收賢取賢善

之馬也周禮曰王畿外侯服甸服采服衛服蠻服斯為六服爾雅曰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脗濟曰

海郭璞曰七戎在西先景言迅疾也淑美洪大也種類美大而迅疾也善曰崔駰七依曰服飛兔

之中乘騁華騃之駿輪躡虛騰雲乘風度津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六先景之乘

劉劭魏明帝誄曰先故能代騂象輿歷配鈞陳去聲叶韻良曰

皇嘉其誕授洪脗

天子衛也此馬武帝賜文帝故云代騂歷配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在旁曰

騂韓子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張揖曰德泳則山出象車山之精瑞也

上林賦曰象輿婉嬋於齒筭延長聲價隆振信聖祖之蕃賜

西清鈞陳已見上文

善本作

留皇情而驟進

銑曰言長命而聲價盛振此馬帝為蕃王高祖賜之故云留皇情而驟進善曰鄭玄儀禮注

曰筭數也風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祖高祖也皇文帝也莽錫已見魏都賦

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

所交

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翰曰瞳目權頰也蘭筋勁骨毛髮長植也善曰相馬經曰良馬可以筋骨相

也梢尾之垂者髮額上毛也尾欲梢而長張敞集曰蒼蠅託驥之髮也傳玄乘輿馬賦曰頭似削成尾如植髮相馬經曰目成人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視童

子中人頭足皆見言目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中央旋毛為鏡權頰權也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壁因謂之雙壁其盈滿如月異相之表也黃伯仁龍馬頌曰

雙壁似月異體峯生殊相逸發超攄絕夫塵轍驅騫馬迅於滅

沒濟曰峯生言多異體與他馬不同也超攄驅騫行走貌絕夫塵轍謂塵不及馬輪不蹶轍滅沒皆言疾也善曰峯生若山而生峯也劉歆遂初賦

曰馬龍騰以超攄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

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解偉塞門獻狀

絳闕旦刷幽燕晝秣荆越良曰偉美也塞門在北出馬處也絳闕天子門也言簡於塞門獻於絳闕刷刮

也秣飼也幽燕北地名荆越南地名荆越南地名朝日未出時書日出後言馬疾也善曰塞紫塞也已見燕城賦有關故曰門塞或為塞非也傳立北都賦

曰巍巍絳闕也說文曰剗剗也魏都賦曰剗馬江州毛詩教猷不易之曰言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幽燕荆越四地名也教猷不易之

典訓人必書之舉

去聲叶韻銑曰教習此馬勸依不易之法也君之舉動必書以訓人言此恐君近逸無度故發此端也善

曰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號文公曰王其監惟帝惟祖爰游爰

豫

天子巡幸善曰孟子曰一游一豫為諸侯度飛輶軒以戒道環

設騎而清路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鑾以節步

向曰輶軒輕車也鑾鈴也

設騎弓騎也五營天子鹵簿也言戒道清路按部伍則裝八鈴以節行步善曰輶輕也吳都賦曰輶軒蓐輶設騎煒煌杜篤迎鐘文曰必令河伯戒道道先

也清路已見射雉賦漢書曰王尋勒諸營皆按部薛綜東京賦注曰馬步齊則鸞聲和應劭漢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衛毛詩曰四牡彭彭

八鸞

具服金組兼飾丹腹

音汗叶韻

寶鉸星纏鏤章霞布

濟曰言以金組

丹青飾其裝具如星霞之文善曰金組二甲也蔡雍女瑛詩曰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組甲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也丹腹二色也郭璞

山海經曰獲獸屬倚軌切較裝飾也章進迫遮列善本作却屬輦輅

良曰迫速也遮猶衛也列行也言馬進速於前行者則遮衛天子以為行列也

却後者則充屬徒之車也輦輅車也善曰服虔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伺非常謂之遮遮漢書音義欽從擢以鴻鵠時獲路而龍者翰曰皆奔驪之

兒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欽忽也說文曰欽有所吹起也傳方乘輿馬賦曰形便飛燕勢越驚鴻甘泉賦曰迺獲略綏蕤張景陽七命曰蚪踊螭騰麟超龍

引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銑曰引雄猛之姿奉引塗路婉順其心待天子之駕御也

善曰東京賦曰奉至于善本作於字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王于興言

闡肆善本作肆字威稜濟曰戾至肆縱也言天子候秋時殺氣以縱威稜也

登成也毛詩曰王于興師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乎隣臨廣望坐

國又曰興言出宿聲類曰闡大開也賈逵國語注曰肆習也臨廣望坐

百層料平武藝品驍古騰良曰廣望百層皆臺名料擇也言簡擇

理書洛陽故宮曰廣望觀臨金市劉梁舉曰鴻臺百層干雲參差字林曰料量也夏侯淳馳射賦曰參武藝以遊遨說文曰驍良馬也廣雅曰騰奔也

流藻周施和鈴重設

向曰藻畫文言周币畫文重設鈴於上善曰流藻周流藻畫也應場馳射賦曰藻飾齊鳴和鈴已

見睨影高鳴將超中折

折翰曰睨視也馬有視影高鳴者良馬也超走分折住也善曰相馬經曰馬有眄影而視者

馳迥場角壯永埒

銑曰分走競壯於迥地長埒也角競也善曰南都賦曰羣士放逐馳乎沙場曹毗馬射賦曰脩埒坦其

平別輩越羣絢練復絕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

繁節

濟曰絢練疾兒負迴絕遠也言越於羣輩疾而迴遠也射必擊鼓以節馬步今馬疾故使趨捷之夫促手而擊之善曰絢練疾貌也負絕迴

絕也廣雅曰躡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敏疾也言射有常儀鼓有常節今以馬馳之疾故加捷促也應場馳射賦曰櫓動鼓震讚聲雷潰魏略司馬景王與許

允書曰震華鼓建朱節

經玄蹄而電散歷素支而冰列衣

良曰此謂騎射也玄蹄素支皆射帖

名經歷著也電散冰裂皆中帖之聲善曰玄蹄馬蹄也素支月支也皆射帖名也言馬既良射者亦中故玄蹄電散素支冰裂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

為月支二枚馬蹄三枚也

膺門沫赭汗溝走血

向曰膺門欲闊汗溝欲深赭血皆馬汗也善曰相馬

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沫沫赭應助

白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沫沫如赭也如淳曰沫或作頰音悔

畜怒未涿

善本作洩字

乾心降而微怡

都人仰而朋

善本作明字

悅

唐道也涿散也踠跡畜怒謂馳驟之勢未散也乾天也言天子微悅都人羣聚而歡也朋猶羣聚也善曰方言曰洩歇也南都賦曰收驛命駕分背迴唐東都主人曰馬踠餘足士怒未洩乾喻文帝也周易曰乾為天都人已見西都賦也

方厲

善本作屬字

踠

善本作玉

鑣轡之牽掣

善本作制字

隘通都之圈

求束眷

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踠足

銑曰言變態既畢勇急之氣增以連屬而牽掣銜轡嫌國都之隘窄故眷

望西極朔雲冀申奔逸也凌遽勇兒驤舉也西極天馬所出也朔雲朔方雲中二郡也踠足謂疾行也善曰凌遽已見西京賦鄭玄喪服注曰屬連也字林

曰踠踠行不申也得通都馳騁猶為圈束司馬遷書曰通邑大都說文曰圈養畜閑也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得烏孫馬名天馬後更名西

極馬鄒陽上書曰交龍驤首尊頌遠感舊賦曰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樹又園基賦曰良馬踠足輕車結輪

將使紫燕馬

衡綠地衛轂纖驪接趾秀驥

善本作騏字

齊子

丑錄反向曰紫鸞綠地纖驪秀驥

皆駿馬名也駢並也衡車衡也子行良善曰尸子曰我得而民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劉劭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衡車衡也尚書中候曰龍

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綠色綠地也李斯上書曰乘織驪之馬尸子曰馬有秀驥逢驪老養詩傳曰騏驎文也音其驪京媚切觀王母於

崑墟要帝臺於宣嶽齊曰觀見也帝臺神名宣山名嶽山之通稱言馬此馬經過王母帝臺所居善曰史記曰造

父取驥之乘匹與挑林盜驪驂駒驂驂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母樂之忘歸列仙傳曰西王母在崑崙山山海經曰經鼓鐘之山帝臺之所

以觴百神也郭璞曰帝臺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良曰跨神人名山海經有宣山

車轍徧中州盡人神所行之迹軌躅皆迹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

大人在乎中州列子曰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其國乘空如履實山谷不躅其

步神行而已轍迹穆王也然盤于遊畋作鏡前主肆於今上

取悔義方向曰前王太康也盤遊喪國思太康之事可以作鏡於今日豈縱於人上取悔責於道義之方善曰尚書曰文王弗敢盤于

遊畋孟子曰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岐曰以前代善惡為明鏡肆敢也左氏傳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甚矣豈使一人肆於人上杜預曰肆恣也

庾元規表曰為國取悔左氏傳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臨見

穆武善本作鑒武穆字憲文光翰曰輟止也天子止遊迴慮解息徒御裝具以穆王漢武帝為鑒戒文帝光武為憲法也善

曰孔叢子曰孔子歌曰喟然迴慮題彼泰山嵒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岡王逸
荔枝賦曰裝不及解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左氏傳右尹子革曰周穆王欲
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漢書武帝好大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又
賈捐之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三十
凶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乃還其馬
東觀漢記光武記曰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駕鼓車振民隱脩國章
戒出家之敗御惕飛鳥之時衡濟曰人有隱痛不濟者發倉廩

子期為趙簡子主御車有豕突出溝中馬驚敗駕也後漢朱勃上書云飛鳥跼
衡而驚馬也跼立也衡車輓也言今戒懼比豕突鳥立恐驚馬也善曰小雅

曰振救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韋昭曰隱痛也韓子曰王子
期為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期齊轡策而進之

彘突出於溝中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跼於衡御
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蹟於乘傷帝左股案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

至榮陽有鳥鳴輓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帝曰鳥鳴輓彎弓射洞胷
腋陛下壽萬歲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援曰飛

鳥跼馬驚觸虎物故祗慎乎所常忽茲言敬字備乎所未

防良曰祗敬忽輕也言敬慎常日所輕之事謂省出入也備其所未防以為
警戒善曰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之修忽王弼周易注曰敬慎防

備可以不敗

與有重輪之安馬無泛

音逸 翰曰天子重輪取其安也泛覆佚過也 善

曰重輪已見東京賦漢書曰夫泛駕之志亦處以濯龍之輿委以紅粟

在御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如淳曰方腫切

之秩

銑曰濯龍內殿名輿深委與也紅粟多年色紅秩祿秩也 善曰盧植集曰詔給濯龍殿馬三百匹鄭玄尚書注曰輿內也廣雅曰委累也言

累加之也鄭玄周禮注曰秩祿稟也紅粟已見吳都賦

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弊帷收仆

質

濟曰知有仁恩也弊帷破帷也孔子云弊帷不棄用以埋馬仆倒也 善曰鶴鵠賦曰屈猛志以服養恭康養生論曰從白得老從老得終禮記孔

子曰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天情周皇恩畢

善曰魏都賦曰皇恩畢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

良曰言德動天故神馬呈其容儀 善曰尚書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春秋合

成圖曰黃帝先致白狐白虎諸神物乃下於時馬駒充階街

佳兮 向曰駒駿神馬也充滿也階庭也街衢也

善曰說文曰駒壯也言駒駿之馬充於階街也魏都賦曰冀馬填殿而駒駿王逸楚辭注曰駒駿馬也

稟靈月駒祖雲

螭兮

翰曰馬稟月精及天駟星也馬有龍種故言祖雲螭言以龍為祖也 善曰春秋考異記云地生月精為馬漢書曰漢中星為天駟黃伯仁龍

馬賦曰資才螭之表像似靈虬之雄志倜儻精權奇兮銑曰言

矩則郭璞游仙詩曰雲螭非我駕雄壯之

志倜儻絕羣也權奇善行貞善曰漢書天既剛且淑服鞿機羈兮

馬歌曰志淑儻精權奇廣雅曰倜儻卓異也

濟曰剛壯淑善也鞿羈韁控也言壯而善服於韁控也善曰周禮曰師曠見

太子太子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楚辭曰余雖小子脩姱以鞿羈兮王逸

曰韁在口曰鞿絡在頭曰羈効足中黃徇驅馳兮良曰中黃中營也以身從物曰

善曰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騄不常步應良御而效足漢書舊儀曰中黃門駙馬

又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曹植令曰今皇帝損乘輿之副竭中黃之府

願終惠養蔭本枝兮良曰願終惠養以及後世覆蔭也善曰漢書

枝百竟先朝露長采女離兮翰曰竟終也言終先朝露而死委弃恩

之言其甚速也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試表曰常恐先朝

露楚辭曰遂萎絕而離異禮記曰哲人其萎乎家語為委萎與委古字通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

銑曰幽經相鶴經也偉美也鶴一

經者出自浮公公以自授王子晉崔文子者學仙於子晉得其文藏嵩高山石

室及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七

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

易黑點三年頭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復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

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孕千六

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

故毛豐而肉踈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隆臯

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頭銳身短則喜鳴四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

則善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軒前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

垂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

翰曰鐘美也美其輕浮放曠文藻之質清

遠之心也善曰曹植九詠章句曰鐘當也

拍蓬壺而翻翰望崑閬

而揚音

向曰蓬壺崑閬皆仙山名

而日

善本作目字

域以迴鶻窮天

步而高尋

良曰日域天步言至遠也言能窮徧天下而為逝焉善曰相

鶴經曰一舉千里不崇朝而徧四海者也長楊賦曰東震日域

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曰粲粲光天

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

而方多精舍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

濟曰神區神明之區域祀年也踐歷既遠年壽

又多目赤如星頂色如紫烟之華善曰一舉千里故云

引圓

善本作

吭

既遠壽踰千歲故云方多相鶴經曰露日赤精則視遠

善本字

何之纖婉頓脩趾之洪姱苦華反銑曰吭頸也姱美也

善曰吭已見吳都賦

相鶴經曰高脚踈節則多力于

逸楚辭注曰姱好也吭胡泽切

善曰吭已見吳都賦

霜毛王羽言其色白而臨於霞也

善曰閔鴻羽扇賦

朝戲於芝田夕飲

乎瑶池

向曰鐘山之北有芝田瑶池而鶴朝夕遊戲飲啄於中也善曰十

穆天子傳曰天子觴

王母于瑶池之上

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

澤掩遭羅網故為人所羈束雲羅言羅高及雲善曰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

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獸而徒之小澤必有矰弋之憂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

羅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

良曰帝鄉天帝之鄉也岑高寂

靜也人寰人之寰宇喧卑之處

也善曰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

帝鄉岑寂猶高靜也已見魏都賦

歲崢嶸而催暮春心惆悵

善本作

而哀離

銑曰崢嶸零悴貞惻傷良

善曰廣雅曰崢嶸

於

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涼沙振野箕風動天

銑曰箕星名主

風故云箕風

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神農本草經曰秋冬為陰禮

記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易卦通驗曰巽氣至則大風揚沙春秋緯曰月失其

行離於箕者風易緯

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

曰箕風飄石折樹

羣山

翰曰嚴嚴慘烈白寒霧殺物故云

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

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還

漠

向曰氛昏陰氣也歇止也還漠鴈背沙漠以就溫也

善曰

臨清

善本

字

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嘆力清響晉於丹墀舞飛容

於金閣

向曰蕭條風聲流光謂月光流下也嘆鶴鳴也丹墀天子階庭也金閣

機嘆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丹墀已見魏都賦相

鶴經云七十年飛薄雲漢復七十年學舞又七十年舞應節

始連軒以鳳踰

七終宛轉而龍躍

濟曰鶴舞之良善曰海賦曰翔霧連軒相鶴經曰鳳翼則善飛尚書曰鳥獸踴躍已見吳都賦

躑躅徘徊振迅騰摧

躑躅身蓬集矯翅雲

善本作飛良曰跳躑騰舉

如飄蓬飛雲也

善曰或飛騰或摧折如蓬之

離網別赴合緒相依

集如雪之飛相鶴經曰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

離網別赴合緒相依

善曰網緒謂舞

之行也言或離而別赴或合而相依

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

矜顧遷延遲暮

翰曰將起復止如去復還颯沓矜顧謂自憐顧盼

莊相顧也遷延徐退也高唐賦曰遷延引身楚辭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暮晚也

逸翮後塵翺翯先路

之疾塵起居鶴之後鶴飛先路之先楚辭曰吾導夫先路

拍會規翔臨

岐矩步

良曰拍會岐矩皆舞之節臨指其節翔步皆中規矩善曰會四

岐道態有遺妍貌無停趣

濟曰姿態餘言多也

奔機逗

節角睞代分形

良曰機會逗止也睞斜視也言奔會止節以眼角斜視

逼止也角猶競也

廣雅曰睞視也 長揚緩騫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

橫銑曰言長舉頭緩行相並連聲而鳴也善曰相凌而交橫

衆變繁次參差存寂密翰曰

也言鶴變態羽翼參差相重而密也 善曰 傳玄乘輿馬賦曰繁姿屢發字書曰存仍也 烟交霧務疑若無毛質

風去雨還不可談悉向曰悉盡也言烟霧相交與鶴同色如不見毛質如風雨之去來非說可盡其美 善曰毛羽

與煙霧同色故云若無風雨 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銑曰

言觀者竟散而盪迷不知所從 善 韓詩曰聊樂我塊薛君注曰塊神 忽星離而雲羅善本整神容作罷

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善本以樵思銑曰星離雲

貌整神容鶴將飛貌天居鶴之舊居崇絕高遠言仰望舊居高遠惆悵然驚其所思 善曰星離分散也雲罷止也韓子曰雲罷霧濟而龍與螭蟻同矣自持

自整持也神女賦曰頰薄怒而自持蔡邕 述行賦曰皇家赫赫而天居崇絕高而懸絕 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

童心恥巾拂兩停九釵雙又止良曰巴童燕姬並善歌舞者沮敗恥慙也巾拂舞人所執者九弄鈴

者劒弄刀者言對此鶴舞皆色敗心慙而停止也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北
燕人歸燕姬巴童巴渝之童也毛萇詩傳曰徂猶壞也沈約宋書曰晉初有公
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劒舞項伯以袖隔之今之用巾蓋像項伯
衣袖之遺式又江左初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西京賦曰跳丸劒之揮霍 雖

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 此亦不敢倫擬也 善曰漢書有

邯鄲鼓負古樂府曰黃金為君門白壁為君 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

而傾市 翰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吳王闔閭女死葬於西昌門積土
為墳有雙白鶴舞於吳市乃令萬人隨觀與鶴俱入墓門因塞之

以送死也 善曰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吳越

春秋吳王闔閭有小女王與夫人女會食蒸魚王嘗半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
忍父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邦西閭門外鑿池積土為山石為櫛金鼎玉杯

銀樽珠襦之寶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萬人隨觀遂使男女與鶴俱入墓
門因塞之 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善曰養生要曰鶴壽

有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曰鴻鵠相隨飛
隨飛適荒裔雙翮浸長風須臾萬里逝

志上

幽通賦

善曰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觀幽人之髣髴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銑曰是時多用不肖而賢良路塞而固賦幽通述古者得失神明之理以為精誠信惠是

所為政也

系高項之玄曹兮

濟曰系連曹緒也高項謂帝顓頊高陽氏班氏顓頊之後故云系也玄北方水色高陽氏水德故云

曹大家曰系連也曹緒也高陽氏也項帝顓頊也言已與楚同祖俱帝顓頊之子孫也永北方黑行故稱玄也善曰家語孔子曰顓頊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配水也

氏中葉之炳靈

良曰班本與楚同姓至今尹子文生而奔於雲夢虎乳之楚人以虎班因為氏焉故

云中葉炳靈炳明也靈曹謂虎乳也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乳虎故曰炳靈善曰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棄於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毛詩曰昔在中葉

風凱

善本作凱字

風而蟬蛻

稅兮

雄胡野以颺聲

銑曰颺飄也凱風南風也秦末班氏凌遲懿自楚避難於地如沛如隨風飄去故云颺也至惠帝時以財

雄聞於北邊如蟬蛻其殼復為雄傑故云胡野颺聲颺振也曹大家曰颺飄颺也南風曰凱風胡北方也言已先人自楚徙北至胡方也如蟬蛻之剖後為雄

樂揚其聲 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
始皇之末班懿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北邊也 皇十紀而

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 翰曰皇漢皇也紀代也鴻水鳥漸進也言先
入至漢十代始如鴻鳥之進有冠冕羽儀於

上京晉灼曰皇漢皇也應劭曰紀世也鴻鳥也漸進也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
仕有羽翼於京師也 善曰成帝之初班況女為婕妤父子並在長安周易曰

鴻漸于陸其 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 向曰王莽
羽可用為儀 字巨君為

滔天之虐泯滅中夏也遘遇也言父遇王莽亂愍於生人行為歌詠者救亂之
志應劭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也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亂

猶行歌詠意欲救亂也詩云我歌且 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世之所
謠 善曰象恭滔天行謠言憂思也 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世之所

盧 濟曰貽遺則法也言終保愛我父之所遺法則為我擇仁者之里焉盧舍
善曰終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己又遺我法則也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

物之通而保己焉曹大家曰貽遺也里盧皆居處名也言我父早終 懿前
遺我善法則也何謂善法則乎言為我擇居處也孔子曰里仁為美 懿前

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 音躋叶韻 良曰懿美也前列先
祖也美我先祖有純淑文德身處

窮厄也亦有濟時之志身得榮達必有經國之義曹大家曰懿美也前列先祖
也言已先祖窮遭王莽達則必富貴濟渡民人惠利之風有令名於後世也

善曰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非窮達異也道得於此窮達一也咨孤蒙之眇

眇兮將圯絕而固階銑曰咨嗟蒙闇眇微圯毀也嗟我闇微將毀

絕先祖之跡無階路以自成也善曰圯皮義切豈余身之足殉兮

違世業之可懷翰曰殉營違恨也言我身不足營先人之事恨此代業

思也違或作悻悻亦恨也善曰孔叢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

而彌遠向曰言安靖潛處長思先人之業欲以經繼之日月不居忽復大

復大匪黨人之敢拾葉兮庶斯言之不占濟曰黨鄉拾更也言

令我不敢與鄉人更進自矜己善庶奉先人謙道而無瑕玷應劭曰拾更也自

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曹大家曰庶此異行不玷先人之道也善曰毛詩曰

斯言之玷魂恍恍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寤善本作寐良曰恍恍

孤貌言魂魄孤飛若與神靈交遊發我精誠於夜夢之中曹大家曰言人之晝所思想夜為之發夢乃與神靈接也黃夕登山而迫

眇兮覲幽人之髮髻

銑曰眇望覲見也幽人神也言登山遠望見神人髮髻而求也髮髻不分明貌

也張晏曰幽人神人也曹大家曰登山遠望見深谷之中有人髮髻欲來也

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

曰勿墜

翰曰葛藟蔓草也言夢臨深峻之谷見神人授我蔓草而謂我曰勿墜落也曰語辭曹大家曰言夢臨深谷欲墜見神持葛來授我

也善曰眇眇

寤而仰思兮心矇矇猶未察

向曰眇眇初明時也

至初明仰思所夢心矇矇然未察其善惡曹大家曰眇眇晨旦明也言已且仰思此夢心中矇矇未知其吉凶

黃神邈

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

濟曰黃神黃帝也作占夢書質猶見也言邈遠無見依其遺讖以臆自對

助曰黃黃帝也作占夢書邈遠也言黃神邈遠無所質問依其遺讖文以臆臆為對也善曰淮南子曰黃神嘯吟遺讖謂夢書也

日乘高

而還

音近善本

神兮道邈通而不迷

良曰還遇也言乘高遇神微道遠通漸不迷惑曹大家曰

還遇也言已緣高而遇神道術將通不迷惑之象也

葛藟縣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爲綏

銑曰樛木高木也縣縣葛緣木之貌南風國風之詩綏安也言詠此所以安於下也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是

安樂之象也

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

翰曰惴惴小心貌臨深喻戒懼也二雅大

雅小雅皆詩篇名所以美敬慎也祗敬也曹大家曰祗敬也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皆敬慎之戒也

既訊

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

向曰告訊也炯明也謂前曰夢登山為吉象深谷為明戒也善曰爾雅曰訊

告也曹大家曰炯明也登高為吉象深谷為明戒也

盍孟晉以迨

徒改羣兮辰儵忽其不再

濟曰盍何不也孟勉晉進迨及辰時也何不勉進以及其羣單所仕儵忽將過時不再來應劭曰盍何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晉進也迨及也儵過也言何不勉進而及羣時早得進用月日倏忽再復過去善曰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

承靈訓其虛徐兮佇盤桓

而且俟

良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俟待也言承神靈訓戒故狐疑佇立盤桓且待而不進之也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佇立也盤桓

不進也俟待也詩曰其虛其徐善曰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

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

在
銑曰鮮少也晦無幾也虛天地之運無極也人生之時少無幾何在於代也曹大家曰鮮少也晦亡幾也言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一百二十年少

者亡幾耳善曰莊子曰紛紛屯遭連與塞是連兮何敷
善本多而

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晦紛紛屯遭連與塞是連兮何敷
善本多而

知寡

翰曰紛亂屯遭與蹇連皆艱難之多而識知者寡善曰漢書音義曰世艱多智少故遇禍也曹大家曰屯蹇皆難也周易曰屯如遭如又曰

往蹇

上聖寤

善本作

而後拔兮山豈羣黎之所御

向曰上聖謂湯文王也寤

觸御止也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皆觸艱難而後自拔豈羣黎之人而預防止也曹大家曰迂觸也禦止也言上聖之人舜有焚廩填井湯囚夏臺文王拘羑

里孔子畏匡在陳絕糧皆觸艱難然後自拔張晏曰豈衆人之所能預自防止耶

善曰曹大家以寤為迂也毛詩曰羣黎百姓昔衛叔之

御訝昆兮昆為寇而喪予

濟曰衛成公會盟於楚成公弟衛叔守國有人譜叔於公云將欲自立成公倍道而歸國

衛叔方沐握髮迎之成公疑之令前驅射而殺之御迎也善曰公羊傳曰叔

武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

終殺叔武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

者反衛侯使還國也韋昭曰御音訝訝迎也

作后而成已

良曰管仲嘗饒齊相射之中鉤相公後立為君以管仲為相是

成已也善曰饒謂相公也左氏傳曰呂却將殺晉侯寺人披

請見公使讓之對曰齊桓

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之

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

詭反也言變化之相反如此誰能預知終始吉凶也曹大

家曰詭反也事變如此誰能預其知始終吉凶也

雍造怨而先賞兮

詭反

詭反

詭反

詭反

丁固

善本

惠而被戮

翰曰雍雍齒也與高祖有怨天下既定先封之爲什邡侯丁丁公也嘗爲項王逐高祖高祖謂曰兩

賢豈相阨哉丁公捨之是謂惠也天下既定丁公謁之高祖以丁公爲不忠遂斬之善曰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巳日封功臣二十餘人上居南宮從複道

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徧封而恐以過失

誅故相聚謀反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我張良曰今急先封雍齒羣臣見雍齒先

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雍齒爲什方侯什音十又丁公爲項羽將逐窘漢王漢王謂丁公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漢王漢王

曰丁公爲吾

不忠遂斬之要取弔于由

善曰作

吉兮王應

善本作

慶於所威

向曰栗謂漢景帝栗皇后也中傷也言初寵見愛驕淫無禮後遂怨惠而死是由吉而致傷怨也王謂宣帝王皇后也初爲婕妤好屬許皇后薨上以太子早失

母乃選後宮無子者養之因立爲皇后慶善感憂也王后初憂無子竟以無子之善而尊貴也應劭曰孝景栗姬也善曰孝景立栗姬男爲太子栗姬妬而

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惠以憂死又曰孝宣王皇后初爲婕妤好屬許后薨上憐太子蚤失母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立王婕妤爲皇后今母養太子孔安

國尚書傳

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

濟曰叛亂也迴穴邪僻也

言禍福紛亂反側如此北叟塞上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後其子騎墮故折髀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而死唯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故以

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曹大家曰叛亂也迴邪也穴僻也禍福相反善

曰韓詩曰謀猶迴曰淮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

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何

遽不為禍乎家富馬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

居一年胡人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足故父子

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變化不可

測鷄冠子曰禍乎福所倚福乎禍所伏

單善治裏而外凋今張修裸

而內逼

良曰單豹導氣於內巖居飲水與人無患而為餓虎所食故云外

逼也曹大家曰治裏謂導氣也襦表也善曰莊子曰田開謂周成公曰魯有

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

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

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病攻其內

聿中

和

為庶

幾兮顏與冉又不得

銑曰聿惟也惟以履中和為庶幾則顏回早夭冉

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善曰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曹大家曰聿惟也顏顏淵也冉冉伯牛也二子居中履和庶幾聖賢然淵早夭

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善曰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又曰伯牛有疾也。溺招招以從已。今謂孔氏猶未可也。翰曰：溺，桀溺也。路、子路

已隱，謂孔子不可隨從也。曹大家曰：溺，桀溺也。謂孔子為避人之士，未可與安

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已隱也。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

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數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安，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安，恬憺也。不

肥，今卒墮身乎世禍。向曰：恬憺亂貌。肥，避也。言子路仕於衛，不能

貌，肥避也。言子路不避，恬憺。遊，聖門而靡救。今雖覆醢，其何補

之亂終墮身於世之禍也。濟曰：聖門，孔子也。言子路遊孔子之門，不能以聖道救禍，身猶被醢。雖夫子令

覆醢，不食何所補益也。謂孔子聞子路為衛人所醢，而當食之，醢皆命覆棄之，

不忍食也。曹大家曰：子路遊學聖師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

不食，何補益乎？善曰：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曰：『

醢之矣。』遂固行行，其必凶。今免盜亂為賴道。」良曰：行行，剛彊

命覆醢。殺之德竟至凶殘，依義而免為盜亂者，賴聞仲尼之道也。應劭曰：子路得免盜

與亂，聞道於仲尼也。善曰：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又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無勇而無義為盜。」形氣發於善本作根抵帝今柯葉彙

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於字

謂而靈

善本作零字

茂

銑曰言物之生氣皆發根柢也柯葉之類零落茂盛皆由本根言人吉凶衰盛亦在於先祖韋昭曰柢本也應

劭曰彙類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張晏曰言人稟氣於父母吉凶天壽非獨在人譬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恐魍魎之責

善本作景 兮羌未得其云已

翰曰責問也魍魎影外微陰也魍魎問於影曰

影曰吾有待而然也言顏冉季路逢災蹈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亦由魍魎問

魍魎問景乃未得有已也 善曰言罔兩責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而有待或

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罔兩之責景羌未得其言也莊

子曰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

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郭象為罔兩司馬彪為罔兩浪景外重陰也

穆公淳

耀于高辛兮芒 彊大於南汜

音似向曰黎高辛氏火正也本居楚也芒楚姓也言黎有淳和耀明

之德以事于高辛故楚得彊大於江淮之涯也汜涯也 善曰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而德流子孫故楚彊大於南汜也國語曰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敷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汜

曹大家曰芒 言虺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趾

濟曰虺秦姓伯楚姓記涯也 益之後其先伯

益為虞官典鳥獸蓋得其儀秦由是興姜姓伯夷之後其先伯夷典天地人之
三禮齊由是興趾禮也應劭曰嬴秦姓伯益之後伯益在唐虞為有儀鳥獸百
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為虞舜典天地人鬼之禮

既仁得其信然兮仰

天路而同軌

良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固亦同法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又同法也善曰仁謂求仁而得仁也馮衍顯志賦曰

惟天路之同軌

東隣虐而殲

子

仁兮王合位乎三五

翰曰東隣紂也殲殺也言暴虐殺仁賢之

士也武王合得天心地義人事五行之正運故曰王也曹大家曰東隣謂紂也殲盡也仁謂三仁也善曰周易曰東隣殺牛國語曰伶周鳩對景王曰昔武

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
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

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
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馮周分野所在右稷

所經緯也

戎女列

善本作烈

而喪孝兮伯祖歸於龍虎

銑曰戎女驪姬也列酷也孝子謂太

子申生言驪姬為酷列之行以喪申生也伯文公也祖往也將歸於晉問於董
因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以參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也辰星龍也往必

應之參星虎也歸則應之曹大家曰戎女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善曰
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若夢齊姜速祭之太子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祭歸胙于公姬寘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謂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東方為龍酉西方為虎也善曰國語晉侯發還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也發還

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

耦向曰發武王名也武王觀兵盟津乃還終成天命也重耳晉文公名時在

齊齊姜與子犯醉而遣歸卒為天時會而立為文公耦會也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善曰成命以成天命

也同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也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晉公子及齊相公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醉而遣之

震鱗救厥

助

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

良曰震為龍龍鱗蟲之長也

三正夏殷周也夏之衰有二龍止於庭以策告之龍去而釐在因積而藏之三代之莫敢發至厲王發之釐流於庭化為龍以觸童女既笄生一女弃之有人收之奔褒褒人有罪入所收子以贖罪幽王愛之而廢申后后父怒攻幽王遂殺之自此宗周滅也應劭曰震為龍鱗蟲之長釐沫也曹大家曰三正謂夏殷周也善曰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於是幣而冊告之龍亡而釐在積而去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釐流于庭化為玄龜童妾而遭之既笄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收之奔褒褒人有罪入棄子以贖罪謂之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怒攻幽王

遂殺幽王

巽羽化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

濟曰巽為雞雞為羽蟲故云巽羽宣

帝時雌雞化為雄至平帝時歷五君而王莽篡焉曹大家曰易巽卦為雞雞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劭曰宣帝時未央宮路軫中雌雞化為雄元后時始為太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也

道脩長而世短兮

隻冥默而不周

銑曰隻遠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代短促當時冥默不能周備知微應也曹大家曰隻遠貌也周至也言天道

長遠人世促短當時冥默不能見微應之所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

胥仍物而鬼詖

子今乃窮

宙而達幽

向曰胥相仍因詖謀也往古來今曰宙言相因之物使鬼神為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詖謀也易曰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

媯巢姜於孺筮兮日辟

祀于契龜

翰曰媯陳姓巢居也姜齊姓孺小筮卜也陳敬仲小時周史有易見陳侯使卜之遇觀之否曰是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

代陳有國乎祀年也謂公十年七百契合於龜也應劭曰媯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旦周公名也孺小也音義曰筮數也祀年也善曰左氏傳曰陳公子

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

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鵠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周十一世三十七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

我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魚曾衛名謚於銘謠向曰周宣王時牧人夢衆惟魚

矣大人占之曰豐年晉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而謀亡曹後宋人執曹伯而殺之同牧下夢而興敗殊也魯昭公時有謠曰稠父喪勞宋父以驕後昭公死於

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衛靈公死卜葬沙丘掘之得石槨其銘曰靈公遂以爲謚曹大家曰宣周宣王也善曰毛詩曰牧人乃夢衆惟魚矣大人占之衆惟

魚矣實惟豐年宣王竟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爲政背晉而奸宋宋人

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已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稠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曰稠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于野井定公即位而驕

也莊子曰衛靈公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姓聆呱而刻何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之爲靈久矣夫

石兮許相理而鞠條濟曰姓母聆聽刻刻也呱啼聲也叔向生子石伯其母聞石伯啼聲曰豺狼聲也刻之曰滅羊舌氏

者必此子也鞠告也亞夫封條侯許負告云縱理入口當餓死後果下獄不食而死應劭曰姓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善曰左氏傳曰叔向

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爲刻項岱曰舉罪曰

舌氏杜預曰姑叔向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爲刻項岱曰舉罪曰

刻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變告子事連亞夫亞夫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毛萇詩傳曰鞠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良曰言人骨肉四支聲音五藏相為表裏合成一體此自

然之道也至于術學論其得失考其貴賤頗同一原至于聽察聲色規度骨體占視威儀考覈言行其流各異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合成一體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富貴各取一槪故或聽音聲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分流也善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道自然也神先心

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翰曰言神之微可見先心定命然命亦在人隨事消息而行也曹大家曰言人之行

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為徵兆翰曰言神之微可見先心定命然命亦在人隨事消息而行也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在於前也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之翰曰言神之微可見先心定命然命亦在人隨事消息而行也曹大家曰言人之行乾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

盈縮銘曰幹轉遭遇罹憂贏過也縮不及也言人受先祖善惡之迹轉徙流行故有遭遇禍福相及也項岱曰幹轉也遷徙也贏過也縮不及也遭

遇也罹憂也言人受先祖善惡之迹銘曰幹轉遭遇罹憂贏過也縮不及也言人受先祖善惡之迹轉徙流轉徙流行故有遭遇禍福相及也三樂同于一體兮雖移易而不

忒良曰樂書生厭厭生盈書賢覆厭厭惡害盈也秦伯問士鞅晉大夫誰先亡乎對曰樂氏平何知之曰盈之善未能及人書之施已滅矣而厭厭之惡

實彰後果晉滅欒氏父子雖為一體相掩然滅亡之道竟不終滅欒氏應劭曰晉大

夫欒書書子鷹鷹子盈書賢而覆鷹鷹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

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善曰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

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鷹怙虐已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也欒鷹死

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之施沒矣而鷹之惡實彰將於是乎在後晉果滅欒氏

洞參差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也兆人也報應參差不齊紛亂錯繆故迷惑不信天道也善曰楚辭

日眾兆之所台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向曰莊周賈誼也貢

誼皆潰亂不知所守故齊生死禍福以為放盪之辭曹大家曰周莊周賈賈誼

也貢潰也憤亂也盪盪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有好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為法

潰亂於善惡遂為放盪之辭莊周曰生為僇役死為休抗爽言以矯情兮

息賈誼曰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抗爽言以矯情兮

信畏犧

許而忌鵬

濟曰抗極爽差也言莊周賈誼極爽差之言以矯其

情者信畏為犧牲而忌鵬鳥之患或聘莊子云子見夫犧

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牽入廟門願為孤犢不可得也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

以矯枉其情耳善曰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

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於大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鵬鳥已見上文所貴聖人之善本無至論兮順

天性而斷

宜良曰至論謂五經六藝所以貴之者順天性也亦斷以義不可

之性也亦當以義斷之

物有欲而不居兮

善本作平字

亦有惡而不避

說曰富貴人所欲不以道而得仁者不居貧賤人所惡不以道得仁者不避

善曰論語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輜德而無累

翰曰孔甚輜輕也言聖人所守其約

而無二端乃輕用思慮之德而無累害也曹大家曰孔甚也輜輕也言聖人所守其約而無二端則平心立而思慮輕矣

善曰輜德德輕而易行也毛詩曰

德輜如毛民鮮克舉曹大家曰以乃為內晉灼曰與萬物無害累也

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異

善本作

而齊聲

向曰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也言所趣各異俱至於仁也夷伯夷以高逝為賢惠柳下惠以降志辱身為賢去留各殊為賢齊等也項

岱曰三人所行各異俱至於仁也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為善伯夷以高逝為賢言去留適等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

本偃息以蕃魏兮申

重繭

古以存荆

濟曰木段干木也偃息以安魏國也申申包胥也荆楚也吳伐楚申包胥七日七夜重繭而行告急於秦王發

兵擊吳大破之以存楚也。善曰木段干木也。蕃魏已見。魏者賦呂氏春秋曰

田贊說荆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淮

南子曰申包胥重繭七日七夜至於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

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國策注曰重繭累胝也。竹遲切。紀

焚身

善本作躬字

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

良曰紀紀信也項羽圍漢王於滎陽紀信乘王車詐為漢

王以降羽羽怒焚之漢王因此得遁四皓謂綺里季夏黃公表留公角里先生

當秦之代避亂而入商洛山養志不見傾喪頤養也。善曰漢書曰項羽圍漢

滎陽將軍紀信曰軍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

皆之城東觀紀信王得與數十騎出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去矣羽燒殺

信項岱曰皓四皓也頤養也。善曰漢書曰表公綺。侯草木之區別兮

苟能實其必榮

銑曰侯惟也惟此草木而猶區分人豈能一貫哉誠能實行仁義之道必有榮名曹大家曰侯侯也項岱曰苟

誠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善

曰論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要歿世而不朽兮乃

先民之所程

翰曰程法也要此歿世不朽之名乃為來世人所法式也

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此之謂不。觀天網之紘覆兮實匪

朽毛詩曰匪先人是程毛萇曰程法也

善

作謀謀而相訓向曰絃大匪輔謀誠也言天網大覆人之上非不信也能

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網大覆人上非不信也誠欲有誠實於世間謨

先聖之大猷兮亦隣德而助信濟曰隣近謨善也言善先聖之

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大常當謨先聖之道亦當為鄰人所助也孔子曰

天所助順也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善曰毛詩曰匪大猷是經

或作繇字誤也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良曰虞舜也韶舜樂

皇來儀後孔子過齊聞韶樂之聲音忘其肉味思之深也千載言相去遠也

善曰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素

文信而砥麟兮漢賈祚于異代翰曰砥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

也至漢封孔子後紹嘉公也賈祚謂禮其後祚也異代謂漢也應劭曰砥致也

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禮度之信而致麟封其後為紹嘉公係躬為二

代之客也善曰春秋緯曰麟出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

微良曰言人能致精誠則通於神靈而感於物神之運動氣志入於幽微也

曹大家曰言人參於天地有生之最神靈也誠能致其精誠則通於神靈

感物動氣而入微矣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射通神玉命射

猿流睇視之其猿則號李廣獵於草中見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

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也曹大家曰睇盼也善曰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

射之則搏矢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抱樹號矣流或為白

非也漢書曰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

他日射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良曰非精誠所感

終不能入非精誠其焉通焉能通達猿石且

無實誰自信也曹大家曰操末伎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矧況

非精誠所感誰能若斯也言由廣執此射之末伎猶感猿號石開況能以至誠耽身於道真哉項岱曰

矧況耽樂也言由基李廣奮精誠於末伎感獸而開石豈況乃能推至精耽身

於大道之中乎善曰莊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翰

子曰道之真以持身也孔子太昊以來羣聖上下經緯天道備矣羣龍羣聖也應劭曰昊太昊也孔孔

子也羣龍喻羣聖也口伏羲下訖孔子經緯天道備矣孟康曰聖人作經賢者

緯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誼已而遺形向曰貞正誼忘也言朝聞正

遺形骸也應劭曰貞正也誼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聞

大道而夕死可也善曰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鵬鳥賦曰釋智遺形若

管彭而偕老兮。許來哲而通情。

濟曰管續許告也。若得續彭祖之年俱老。明之壽當告之來智與之。

通情。善曰言人若欲偕彭祖之年。偕老明之壽當許之來哲與之通情。非已所慕也。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老已見遊天台山賦。

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

良曰言天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以立性命也。曹大家曰。亂理也。天道始

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善曰周易曰。天造草昧。

復心弘道。惟賢聖兮。

善本作。復心。惟賢聖。善本。

弘道者。惟賢聖能也。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弘之。達於天地之性也。周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渾元

運物流不處兮。

翰曰。渾元。天地也。言天地運物流轉無常也。曹大家曰。渾大也。元氣運轉也。物萬物也。言元氣周行終始無已。

如水之流。不得獨處也。

保身遺名。民之表兮。

向曰。言能保其身。遺令名於後。亦為人之師表。曹大家曰。言人生能

保其身。死有遺名。民之表也。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家語。孔子曰。凡上者。民之表。

舍生取誼。亦道用兮。

濟曰。孟子曰。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寧舍生而取義也。應劭曰。舍置也。

憂傷天物。忝莫痛兮。

銑曰。忝。辱也。言生為憂傷身。為物夭者。辱莫痛於此。是曹大家曰。忝。辱也。橫夭於物。憂辱傷生。耻辱不過於是。

皓爾太素。曷渝

色方

銑曰皓白也太素天也曷何淪變也言天之白何有變色人能原於信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不漸淪於流俗是為白爾天質何有淪變之色也

義我不淪邪流是與天同也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淪變也言人能

越於也言人能同太素不變易者乃庶幾遊於神明之域也曹大家曰太素不

文選卷第十四